

Brecht, Music and Culture

布莱希特、 音乐和文化

汉斯·艾斯勒谈话录

[奥] 汉斯·艾斯勒 (Hanns Eisler)

[德] 汉斯·邦格 (Hans Bunge) 著

黄君梅 译

非外借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Brecht, Music and Culture

布莱希特、 音乐和文化

汉斯·艾斯勒谈话录

[奥] 汉斯·艾斯勒 (Hanns Eisler)

[德] 汉斯·邦格 (Hans Bunge) 著

董君梅 译



© ddrbildarchiv.de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莱希特、音乐和文化: 汉斯·艾斯勒谈话录 / (奥) 汉斯·艾斯勒 (Eisler, H.), (德) 汉斯·邦格 (Bunge, H.) 著; 黄君梅译.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9
书名原文: Brecht, Music and Culture: Hanns Eisler in Conversation with Hans Bunge
ISBN 978-7-5615-6929-0

I. ①布… II. ①汉… ②汉… ③黄… III. ①艾斯勒 (Eisler, Hanns 1898—1962) — 访问记 IV. ①K835.2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7248 号

Brecht, Music and Culture: Hanns Eisler in Conversation with Hans Bung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 Deutscher Verlag für Musik, Leipzig
English Translation © Sabine Berendse and Paul Clements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7 by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 [德] 莎宾娜·贝伦德斯 (Berendse, S.)、[英] 保罗·克莱门茨 (Clements, P.) 编辑并英译的版本翻译。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林 鸣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 (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长沙市宏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mm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6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献给我的父亲

——莎宾娜·贝伦德斯

中文版序言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和布莱希特总有不解之缘。当这位著名的戏剧家似乎已经远离我的视线，只是内心时而会感到遗憾，甚至带有歉意的时候，2016年底突然接到一份邮件，让我去参加一个有关布莱希特的活动，就这样，我结识了本书的英文版编辑莎宾娜·贝伦德斯女士。她的父亲汉斯·邦格本是布莱希特多年的助手，他同布莱希特的好友，作曲家汉斯·艾斯勒进行了多次访谈，完成了这本名叫《布莱希特、音乐和文化》的作品。莎宾娜·贝伦德斯建议由我来给这本书的中译本写个序，我多少有点惶恐，因为竟然有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

布莱希特这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的遭遇，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一朵永远不合时宜的奇葩。20世纪50年代在很多戏剧界人的眼里他是个右派，因为他的许多戏剧理论，特别是间离效果成了反对所谓中国话剧传统的荆棘，尽管布莱希特也是从中国戏曲的精髓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才完成了间离效果的理论。黄佐临先生是把布莱希特引进中国的第一位戏剧人，他导演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甚至成了一些人攻击他的武器。改革开放以后，几乎在所有导演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布莱希特的影子，布莱希特提出的一些最简单的建议，例如半截幕，例如直接和观众说话都已经成为戏剧人继续创造发明的动力，但只有很少一些人关

注他的作品，理由是他太“左”了。对布莱希特在中国受到的遭遇，我尽管愤愤不平，但自知无力改变，特别是现在，因为资本的流入已经让一部分戏剧变成“游戏”，当然是无聊的游戏。

这本书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当娱乐就像瘟疫覆盖偌大面积的时候，这些大师们对政治、戏剧和戏剧手段的思考，定会给我们带来养料，即使无法治病，总还能减轻各种症状吧。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新戏剧的憧憬和实践，一定会使有些人受益匪浅，也许还会让一部分沙漠变成绿地。我毫无疑问是受益者，布莱希特的很多台词以及他的智慧思考曾给过我心智上的满足，让我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他的合作者，例如作曲家汉斯·艾斯勒也让我听到了现代音乐对工人运动的演绎。真的，布莱希特和他的合作者曾经给予我无法形容的快乐，我也是通过他们更多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德语教材。我要深深地感谢这本书的作者、编辑、中国的出版人以及译者，因为我们的生存也许真的微不足道，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拒绝提升自己，特别是不能拒绝思考带来的快乐和希望，而他们现在做的事就是出于这一目的。

李健鸣

2018年4月8日于上海

英文版译者序

莎宾娜·贝伦德斯

翻译我的父亲汉斯·邦格与汉斯·艾斯勒的谈话，开始时只是作为一种爱好，受兴趣驱使；但随着更深入的参与，这项工作就演变成了一段我与父亲之间长期寻求联系的旅程。我与英国戏剧导演兼戏剧教育家保罗·克莱门茨一起，开始了这项工作。对我而言，这不仅仅是智力、情感上的挑战，也是一项意义非凡的工作。

1975年，民主德国版的《汉斯·艾斯勒与汉斯·邦格谈话录：请您多提关于布莱希特的问题》是这次翻译的基础素材。我们力求英文版能够尽可能地贴近原文，不影响对话的内容和风格。邦格在谈话录中加入了数百条备注，毫无疑问，有必要向德文读者介绍他们可能并不熟悉的话题，而且读者也缺乏研究这些话题的资料来源。然而到了今天，读者有大量的资料可供参考；布莱希特日记英文版的出版也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能帮助他们理解这本书。因此，书中只包括了那些我们认为必不可少的备注。我们对内容进行了编辑，从而生成了这本书，它将呈现我们素材中最好的部分，尽可能少地干预进行中的谈话。删减的对话用[……]标出，偶尔我们也会压缩一些艾斯勒的长谈，使文章更加

具有可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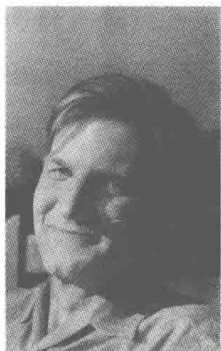
这本姗姗来迟的谈话录英文版，最终将拥有非德语读者，并将帮助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人了解艾斯勒，了解他的敏锐和个性，并加深对他数量如此众多、内容如此丰富的作品的理解和欣赏。艾斯勒的智慧和文化广度、机智和活力，使这本书读起来饶有趣味、引人入胜。这是对一位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艺术和政治动荡的老人的个人经历的描述，而本书的主人公往往亲力亲为。

我要感谢“汉斯和斯蒂芬·艾斯勒基金会”和伦敦歌德学院，感谢他们的慷慨赞助，支持了这本译作的出版；我还要感谢古德龙·邦格和丹尼尔·波兹纳，大卫·布莱克和伊恩·华莱士对本书的校对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安吉拉·贾曼在编辑方面提供了建议；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两个儿子：蒂姆，他帮忙翻译了邦格的序言，以及菲利克斯，他非常理解这部译作对我有多么重要。

德文版序言^①

汉斯·邦格

1958年至1962年9月汉斯·艾斯勒^②去世前，我们俩进行了一系列的谈话。之所以有这些谈话，是因为我想以问答的方式，了解他与布莱希特^③的合作。这些谈话松散且不系统，内容没有预先准备，我们也没有想要证明什么。艾斯勒处理这些问题时驾轻就熟，他经验丰富，受过良好教育，精于辩论；他才思敏捷，当诸



© ddrbildarchiv.de

① *Hanns Eisler Gespräche mit Hans Bunge: Fragen Sie mehr über Brecht* (《汉斯·艾斯勒与汉斯·邦格谈话录：请您多提关于布莱希特的问题》)。汉斯·邦格抄录和编辑，莱比锡德国音乐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

② 汉斯·艾斯勒 (Hanns Eisler, 1898—1962)，奥地利反法西斯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勋伯格的得意门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歌《从废墟中崛起》的作曲者，在欧洲乐坛享有盛誉。1929年艾斯勒开始与戏剧家布莱希特合作，写出大量革命歌曲及工人歌曲，并为布莱希特的戏剧创作配乐，两位艺术家的合作伴随终生。

③ 贝托尔德·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1898—1956)，著名德国戏剧家与诗人。现代戏剧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剧场改革者、剧作家及导演，被视为当代“教育剧场”的启蒙人物。布莱希特的剧作及戏剧理论对当代戏剧界产生过巨大的震动，并由此成为各国戏剧家的主要研究对象。

多想法联系在一起时就感到兴奋异常。这种时候，他常常从一个话题跳跃到另一个话题，相信别人总能跟上他的节奏。对于反对意见，他经常显得不耐烦，先不予理会，之后又再提起，论证这些观点，再加入一些他自己的想法，接受或者完全摒弃。他的结论和概括是大胆的，又常常是互相矛盾的。他不怕犯错，但如果他对某些事情了解不够，就会拒绝做出判断。艾斯勒将在讨论中得出的结论归为初步结论，他喜欢挑战别人，也喜欢被别人挑战，但他不能容忍讥讽；他播种了怀疑的种子，对他自己的观点亦是如此；他热衷于说教，认为重要的是他的想法能够留存下来。

辩论对他而言是一种娱乐方式。他无视医生的嘱咐，做到了自己的极限，哈哈大笑，直至泪流满面。

汉斯·艾斯勒集艺术天赋和政治立场于一身。作为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合理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妥协可以促成对待政治问题明智的战略、战术过程与进步的艺术抱负的一致。他不能容忍自己处于被动，认为自己自始至终都是马克思主义先锋派。在这些谈话中，艾斯勒从未提过他认为别人想听的是什么，这表明他坚决反对他的政治对手，而这种态度是不可撼动的；对于政治朋友，他是友好的，虽然也会挑毛病。艾斯勒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未来是光明的。

我们的谈话录了音，一共 14 盘磁带。艾斯勒经常反复听这些录音并发表评论。他感到遗憾的是，这些评论没有被录下来。他并不完全赞同自己说过的话，况且有些话回听后让他觉得“恶心”。他有些激动，看到了真实的自己，而他无意去掩饰自己的虚荣心。不过，回听时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有可能去尝试各种想法，记录谈话的每个阶段，并做出各种假设，当然这个过程很复杂。

1958年，艾斯勒重读了胡本写的《海涅谈话录》^①，他提议我们着手写一本“有关布莱希特的谈话录”。之后，我们改变了初衷，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谈话已经不局限于布莱希特了。我们计划编撰一本“艾斯勒谈话录”，磁带录音的记录资料将是这本书的原始素材。完成这本书需要花些时间，我们一旦有了足够的素材，就想着手整理编辑，但一直没能抽出足够的时间。

民主德国广播二台的音乐部门对这些录音材料很感兴趣，1965年秋到1967年春这段时间，分20期播出了我和艾斯勒的几乎所有谈话。1970年，慕尼黑的罗格纳和伯恩哈德出版社出版了谈话的广播系列稿，书名为《请您多提关于布莱希特的问题》。1975年，德国音乐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完整的谈话录，按时间顺序编排而且毫无删减。

为了真实再现我们谈话的实验性，我只是对这些谈话作纯粹的书面记录，保留了谈话过程中的错误和重复。流畅连贯的思想表达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是固定不变的，突发感想不应被冠以深意，讲话者由于困窘而偶尔的兜圈子或跑题并不是计划好的，还有声音的损失是读者不得不接受的。艾斯勒谈话方式的魅力，言谈语调中表现出的幽默以及谈话进行中的氛围，这些声音的损失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谈话录中有一些内容进行了后期编辑，但并不影响谈话内容的本质。有些想法艾斯勒没有谈完，或是他清楚表达之后又进行了修正，同时我也压缩了一些我的提问。^②

① 胡本《海涅谈话录》，1926年于缅因河畔法兰克福首版，1948年于柏林由 Rütten & Loening 出版社再版。

② 这个序言相比1975年的首版序言有略微修改。

英文版编者前言

莎宾娜·贝伦德斯

汉斯·艾斯勒，1898年出生于德国莱比锡，是20世纪最杰出亦是最具争议的奥地利作曲家。艾斯勒是一位众所公认的左翼人士，他多才多艺，创作了多种体裁的作品：从勋伯格流派风格的室内乐，到鼓舞人心的民谣和为工人运动创作的合唱歌曲；从纯粹的交响乐作品到为好莱坞创作的传统电影配乐；他还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歌《从废墟中崛起》的曲作者。

艾斯勒是一位侃侃健谈之人，他敏锐、机智、果断、幽默而生气勃勃。他见多识广、博古通今，时至今日，再读到和听到他的谈话依然令人振奋。这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艺术和政治动荡之后的回顾，艾斯勒总是一马当先，这些谈话因此而耐人回味。逃离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在欧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还有在美国的长期流亡岁月，面对这一切不幸，他不停地自问：“在如此艰难、充斥着仇恨的时代，艺术的目的是什么？”

20世纪70年代，我的父亲汉斯·邦格在德国出版了一本书，记录了他与艾斯勒的谈话，这在德语世界引发了对艾斯勒本人作品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与搭档，著名剧作家和诗人——贝托尔德·布莱希特的一系列的文化对话和辩论。

对于德语读者而言，这本书集中反映了艾斯勒独特的想法和观点。

音乐理论家格奥尔格·克内普勒在德语版谈话录的序言中写道：“毋庸置疑，艾斯勒与邦格博士的谈话录是他众多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谈话中所涉及的信息，内容丰富，其在音乐领域的地位不亚于布莱希特的戏剧作品、瓦尔特·本雅明的理论著作，抑或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论著的影响。换句话说，这部谈话录是为数不多的超越了传统美学理论范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和文化理论著作之一……无论谈及古代历史、古代人物，抑或近代的人或事——他和布莱希特的流亡经历，艾斯勒关注的焦点始终在于现今和未来。以史为鉴，归根结底，是历史意识的一方面。智慧是用金钱买不到的，”他说，“如果想了解未来，就必须先接受过去。”

1954年，汉斯·邦格就职于柏林剧团，任贝托尔德·布莱希特的助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将布莱希特排练时的情形录制了下来。幸亏有这些录音资料，我们今天才掌握了布莱希特工作方法的第一手材料。除此之外，邦格还采访了布莱希特的诸多友人和同事，询问他们与布莱希特交往的经历、合作的性质以及对于布莱希特戏剧的看法。这些采访者中就包括布莱希特最亲密的朋友和合作伙伴，汉斯·艾斯勒。

与艾斯勒的谈话历时四年多的时间，从1958年一直到1962年9月，艾斯勒的突然离世。1964年，民主德国的文学杂志《感官与形式》出版了一期纪念艾斯勒的特刊，登载了其中的两次谈话，出版这些谈话的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艾斯勒的思想和观点，以用于学术和艺术研究。

谈话录的出版带来了另外一个契机，民主德国广播二台的音乐部对于这些素材很感兴趣，分20期播出了艾斯勒与邦格的几

乎所有谈话，接下来于1970年在联邦德国首次出版了全套的谈话录，1975年此谈话录在民主德国出版。

这些谈话涉及内容广泛，配以艾斯勒发散性、诙谐的言语以及众多的逸闻趣事，妙趣横生。这些谈话提供了艾斯勒与他的导师阿诺尔德·勋伯格之间关系的第一手资料，艾斯勒对于音乐领域中愚蠢行为的谴责，进而言之，这些谈话记录了艾斯勒的艺术、文化、历史和政治理念，对民主德国的关心（他是热情的拥护者），对宗教和教会的看法，他与布莱希特的私交和合作关系的本质，以及最引人关注的，1941年开始的那段他们共同流亡美国的岁月，艾斯勒受到“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审讯，1948年被驱逐出境，以及在美国期间与他们交往频繁的朋友和同事，其中包括查理·卓别林、阿尔弗雷德·多布林、托马斯·曼、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克利福德·奥德茨和查尔斯·劳顿。

显然，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是：这部谈话录，除了作为一份历史性的文件，对于现今而言，又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理由，但艾斯勒去世前几天录音中的临终之言对此做了总结：“您看，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阶级意识。希特勒知道如何将阶级意识从大部分德国年轻人的头脑中驱逐出去，并将他们引向早期文明的浪漫观念，然后将其应用于军事集体。简而言之，我们必须特别小心，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失去阶级意识，因为总是有可能加入错误的集体组织，这是生理现象，我们心中的原始社会意识依然存在，这是与生俱来的。《圣经》上说：‘让人独居不好’，这不仅仅指婚姻，还指集体。人类是社会的产物，总是在向前发展，为了社会存在感而奋斗。我们必须要小心，要选择正确的社会目标和方向，为大众的、广泛的、那些我们所承诺的原则奋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复存在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

已没有必要再去谈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故事，他们所追寻的理想。如果单纯地认为 1898 年到 1962 年期间的艾斯勒和 1919 年到 1990 年期间的邦格所经历的就是典型的德国人的生活，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但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这一时期所有其他人的生活一起，构成了反映 20 世纪政治、社会、文化和知识的万花筒。

目 录



谈话 1	001
谈话 2	033
谈话 3	065
谈话 4	093
谈话 5	137
谈话 6	173
谈话 7	209
谈话 8	215
谈话 9	239



谈话 10.....	261
谈话 11.....	267
谈话 12.....	289
谈话 13.....	315
谈话 14.....	325
后 记 致《谈话录》首版	337